



我們的生活

新中國少年創作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我們的生活

新中國少年創作

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編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了二十六篇少年兒童的優秀作品，反映了兒童們所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面貌，兒童新品質的成長，及少數民族兒童生活等。通過這些作品，能激發兒童愛國熱情，鼓舞他們為爭取更美好的未來而積極學習和鍛鍊。

書號：文 9004 37 千字 定價(4)三角一分

我們的生活 (高)

編 者 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
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
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 新光明記印刷所
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1955年11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50,400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2 1/2 插頁 5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- 和毛主席握手.....王 曄(1)
- 參觀荊江分洪進洪閘——北閘記.....吳 濟 宜(3)
- 我做了小列車員.....田 中 祜(6)
- 遊龜山.....周 貴 卿(7)
- 火車到了內蒙.....少 凡 文(10)
- 美麗的呼倫貝爾草原.....烏蘭濤格(13)
- 星期六假日.....張 小 林(15)
- 我的父親和母親.....李 月 訥(17)
- 我的童年.....張 少 華(20)
- 故鄉風土記.....賽 圖(23)
- 可愛的家鄉.....朱 劍 莖(25)
- 陌生的老大爺.....葛 文 光(27)
- 我愛春天.....李 梅 如(29)
- 考試前.....張 餘 生(31)
- 操場上.....夏 秉 仁(33)
- 我們的小動物園.....王 玉 英(35)
- 我們學過的知識用上了.....楊 繩 武(37)
- 青島,我熱愛你!.....邊 燕 花(39)
- 友誼.....朱 雙(44)
- 漢族姑娘張玉芳.....甘 順 女(46)

百靈鳥.....	賽達木吐爾的(48)
小樹的話.....	毛淑琴(50)
鉛筆、橡皮和桌子的抗議.....	甘薇薇(52)
愉快的露營.....	樂秀初(55)
我要做一個拖拉機手.....	馬淑琴(59)
我將來要做飛行員.....	王小懷(61)
各族人民慶祝憲法的公佈(剪紙).....	宋寶山
看，我們這裏也修了工廠(水彩畫).....	崔復元
要能把這車蘋果畫下來多好啊(水彩畫).....	溫保
農村合作社(水彩畫).....	郝忠仁
課外活動(水彩畫).....	張文龍
露營(木刻).....	陳顯耀

和毛主席握手

九月十八日那天，我和七個同志送一封信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表示我們少年先鋒隊員對大會的熱烈祝賀。我們是多麼希望能到大會會場去看看呀！看看我們親愛的領袖毛主席！和從各地來的代表。

在我們熱烈要求下，大會秘書處答應了。我們真是高興極了，我們都跳起來啦。

走進懷仁堂，我的心跳得更厲害了。我們來得真巧，大會正要休息十五分鐘。這時我們排着隊走上主席台，當我們向大會代表敬禮時，全場的代表都站了起來，熱烈鼓掌。人這麼多，毛主席到底坐在哪兒呀？我真不知道向哪兒瞧才好。其實，毛主席就坐在主席台不遠的代表席上。他也站在那兒鼓掌啦！

休息時，一位同志帶我們到一間休息室去。一進門，就看到了親愛的毛主席。他的臉紅紅的，可健康啦，和照片上一模一樣。我們立刻跑過去拉着毛主席的手，向毛主席問好，毛主席笑着說：“娃娃們好！”他還讓我們回來問小朋友好呢！我本來有很多

的話想告訴毛主席，可是一高興就全給忘掉了。我總想看清毛主席，可是眼睛不知道爲什麼就是不好使。我使勁拉着毛主席的手，這時我覺得我真是最幸福的人啦。一個隊員說：“毛主席，十月一日我們又能看見您了。”毛主席親切地說：“常見！”

又要接着開會了。我們不得不離開這兒。我真不想走，再呆一會兒吧，再好好看看毛主席，那怕再呆一秒鐘呢！

“再見吧！毛主席！祝您永遠健康！”我們一齊喊。毛主席也向我們揮手。我們又跑回去再一次握毛主席的手。

走出會場，我好像還站在毛主席身邊一樣，我好像又聽見毛主席說：“娃娃們好！”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天，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呀！我一定聽毛主席的話，還要告訴同學們都聽毛主席的話，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

王 暉（女 十四歲）

參觀荆江分洪進洪閘——北閘記

北閘的周伯伯要我到他那裏去玩。我真高興得不得了，一夜沒有睡好覺。北閘——有名的水利工程，我明天就要與它會面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在大霧中我們渡過了長江。沿着江堤前進，走不了多遠，看見堤腳邊有一大片造得很整齊的房子。我數不清，我想至少有兩三千家。有球場，有學校，還有像海一樣的麥田。我不知道是什麼市鎮，我就問周伯伯：“周伯伯，這是什麼地方？這樣好玩的。”他告訴我說：“這是安全區。分洪區的農民住在這裏的。”當時我就替他們擔憂了，又問：“今年分洪以後，這些農民伯伯的房子不是要被水淹嗎？”周伯伯臉上頓時現出愉快的微笑說：“沒有，他們那會被淹呢，安全區的周圍有很高很厚的堤保護着他們，他們不但不會被水淹，而且房子附近的田地棉花還豐收了呢！”

我們這樣講着講着，不知不覺已走了兩個多鐘頭。周伯伯忽然喊了一聲：“濟宜，你看那不是北閘！”我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在遠遠的西南方有一道白色的長堤，我就問：“周伯伯，是不是那白色的？”他說：“是的！那就是北閘。”我的心跳起來了，恨不得馬上就走到北閘的邊上，看它一個飽，脚步不自主的加快了，周伯伯說：“濟宜，慢點跑，還隔五六里呢，跑什麼？”我想這北閘一定

非常高非常大，不然怎麼隔五六里都看得到呢！

啊呀！我到了北閘了。

這座閘真正大，足足有四公尺高，閘門像城門，好像沙市的中山路一樣，一個門連一個門，從這頭望不到那頭，下面是平坦的灰白色的水泥地坪，上面是鋼做的橋梁和人行道，外面是滾滾的長江，裏面是清清的布可夫槽。閘的兩頭有兩個紀念亭，綠色紅色的琉璃瓦，加上春天的陽光，更顯得美麗。

周伯伯帶着我參觀了北閘，他告訴了我許多關於北閘的事情，他說這閘一共有五十四個孔，有一千多公尺長，這工程是蘇聯專家布可夫指導設計的。一個閘門有十八噸重，都是江漢造船廠的工人叔叔們造的，閘的腳基沒有打樁，是用水泥做的，非常堅固。

我們參觀了閘，接着就去看紀念塔。這塔有十多公尺高，上面有字有雕刻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，周伯伯告訴我說：“這上面的名字，刻的是修閘模範，下面的圖畫的是修閘工程。

這閘是我國最大的水利工程，在美國做都要三年至五年，可是我們七十五天就把它修好了。修閘時有三十幾萬軍工民工在這裏緊張的勞動，簡直是人山人海。勞動模範譚文翠小姑娘，一個人要頂幾個。黃天湖的淤泥有幾個人深，可是解放軍叔叔日夜用船拖，用背扛，結果戰勝了淤泥。那一幅畫上幾個解放軍叔叔排成長隊，背上揹着東西，一個傳一個，就是記的這一工程，修閘的時候，各地都大力支援，江上擠滿了裝石、裝砂、裝米的船，碼

頭上比沙市還要熱鬧。

看完了紀念塔，再往南走，看見許多解放軍叔叔與農民伯伯在閘的裏面種樹，我就問周伯伯：“種樹做什麼？”

他笑了一笑說：“政府要綠化北閘！”我不懂什麼叫“綠化”，他說：“政府今年不但要把堤加高加厚，還撥了很多錢要把閘裏幾里內都栽上樹，還要修北閘公園，你再過兩年來玩，北閘就在樹海中了。再分洪就沒有大浪衝閘了，這附近安全區的農民伯伯們工作累了，就可以到樹林來休息，工作完了就可以到北閘公園來逛，像沙市工人星期天玩公園一樣。你們放了暑假也可以來這裏露營，在布可夫槽游泳，在樹林裏找標本，在樹枝上捉蟬。”

周伯伯講到這裏，我的心樂得開了花。我想親愛的祖國，你是多麼偉大啊，你是多麼可愛啊！在舊社會裏連年閘水災的荆江，因為有了荆江分洪工程，江水就不敢閘了，北閘成了農民的公園，這該是多麼好啊！

吳濟宜(女 十四歲)

我做了小列車員

四月九日上午，老師告訴我們：“明天我們乘兒童假日列車，到六和塔去玩。田中祐和東國慶做小列車員。”

要我做小列車員，我高興得跳了起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東國慶到火車站去了。鐵路上的大姐姐替我們戴上符號，還告訴我們應當怎樣做列車員，然後領我們到月台上去。我們走着走着，到了十號車廂前面，我就站住了。我是這節車廂的列車員啊！

過了一會，同學們都來了。我趕快招呼大家排隊上車，車廂裏立刻熱鬧起來，大家嘻嘻哈哈，唱歌的、講話的，一刻也靜不下來。突然開車的鈴響了，我大聲告訴大家：“火車要開了，請大家坐好，不要把頭和手伸出去！”

“嗚——”火車開動了。有些同學偷偷地把頭伸出車外去眺望，我便馬上跑去向他們解釋。沒有一刻，六和塔到了，我又帶領着大家下車。

這一天，我雖然有些疲倦，但是心裏真高興。

田中祐（男 十歲）

附註：浙江杭州東站在從杭州至閘口一段間（全長六公里）開放“兒童假日列車”，專供兒童乘車到郊外歡度假日，該列車除司機外，列車長、列車員、站台服務員全由兒童擔任。

遊 龜 山

四月四日是春假的第二天，又是星期日。爸爸帶我和弟弟到漢陽龜山去玩。一路上我和弟弟都很不高興，因為我們都不大願意到龜山去玩，但又都不願意告訴爸爸，要不他會不高興的。我們盡力地忍着；但到半路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我就對弟弟說：“龜山一點都不好玩，那兒花也沒有，樹也沒有。”弟弟見我開口了，也嘟着嘴巴說：“龜山連一隻蜻蜓、蝴蝶都沒有，有什麼好玩呀！”我又說：“龜山連一條好路都沒有，盡是坑坑凹凹的路。”我和弟弟就這樣你一句，我一句地打起快板來。爸爸一聲也不響，像在專心聽我們打快板似的，他仍舊不停地向前走着。

走了好久才到了龜山腳下。忽然爸爸大聲叫着：“你們看！”我們抬頭一看，“啊呀！”我和弟弟都愣住了，一座雄偉、壯麗的花園山矗立在我們眼前。弟弟把帽子一丟，喊了一聲：“好大的花蝴蝶呀！”就向山上的樹林衝去了。這一下把我也搞急了，我把衣服一丟，也顧不上爸爸了，就順着一條平坦的小沙石路往山上跑。風迎面吹來，把我的頭髮都吹亂了，但我還是拚命地往前跑，樹木、花草從我兩旁急速地閃了過去。我停不住腳，一口氣跑到了山頂。到了山頂我才停下來，這時豌豆大的汗粒，一滴一滴地順着面頰，從頭上滴下來。

不一會，爸爸和弟弟也上來了，弟弟的臉腮真紅得像個米丘

林親手培植出來的蘋果，手裏提着自己的衣服，笑嘻嘻地跑過來叫着：“姐姐，姐姐，看我幾有板眼！”我向他拿着的衣服裏一看，原來是一隻蜻蜓和兩隻蝴蝶，我笑着對弟弟說：“嗯，一點板眼都沒有。”

我站在山頂的岩石上向山下看，龜山的全景展開在眼前。我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滿山都栽上了樹木：樺樹、楊樹、榆樹、桃樹……這些樹真比天上的星星還多。在這春天的日子裏，整個龜山的樹木、花草都開始了新的生活：樹枝新生了綠葉，小草也吐了青，花兒也露出了她那美麗的臉兒，向人們微笑、點頭。

站在山頂的岩石上，向四方遙望：龜山南山腳下是一條江。江水在太陽光的照耀下，閃閃發光。茫茫的江水，看不到頭，看不到尾，只見遠處水和天連接起來了，天地相隔只一綫。這條江，就是聞名全世界的長江呀！長江的那邊是武昌的蛇山。龜山和蛇山矗立在長江的兩岸，就像兩個勇士拿着槍桿守衛着一樣。但就因為這樣，這兩座山被長江隔開了。自古以來，就是這樣。但現在不同了，時代變了，人民正在修建武漢大鐵橋，不久的將來，將會有一條長長的鐵橋，像長虹一樣橫跨在長江上，那時我就可以很快地從龜山跑到蛇山去玩，那該多麼好呀。

在龜山的南山腳下，本來是一片荒蕪的地方，現在這裏已新建起一座工廠。這裏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紅瓦蓋的，右邊是一排排整齊的廠房，左邊是幼兒園、子弟小學、球場……在山頂上還可以聽見機器的轟隆聲。

再向前看，又是一條河，這是有名的長江的支流——漢水。自古到今，武漢三鎮就是被漢水和長江分隔。但現在，在漢水上，也已矗立起一座雄偉的鐵橋，這就是漢水鐵橋，在不久以前才動工，今年元旦已正式通車。在漢水鐵橋的這邊，又正在修建漢水公路橋。不久以後，漢水公路橋和長江大鐵橋，將都會和漢水鐵橋一樣修得很好。

我本來還想看看別的，忽然爸爸說：“走，回去！”我和弟弟都不肯回去，但爸爸指着天空說：“看，時間不早了，天快黑了。”我們一看，才知道時間真的不早了，只好依依不捨地回去，我和弟弟都後悔來遲了。爸爸說：“只怪你們來時走慢了。”我和弟弟一齊回答說：“我們不知道，要知道早就跑來了。”一路上，我們說龜山怎樣好、怎樣好。這次我遊龜山，看見了龜山在變化，也看到了武漢在變化，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變化。我們的祖國將會變成一座大花園。

周貴卿(女 十四歲)

火車到了內蒙

晨風吹散了帳幃般的薄霧，太陽剛從錫林郭勒盟的大草原的邊上升起來，多麼美麗的早晨啊！

蒙古包外響了一陣馬蹄聲，接着有人喊：“烏瑪奶奶，你早啊！少艾上學去了沒有？”“請進來吧，他還沒有走呢。”我奶奶責備我說：“你媽和你姐早上社了，你還不走，每天得烏力吉坦來叫你！”她說着把書包和紅領巾遞了給我。

走出包的時候，烏力吉坦已替我把烏藍（紅色的）大馬拖出來了。我以感激的心情，看他一眼，一揮鞭子，便上了馬，我們離開了蒙古包，往學校裏騎走。

不多一會兒，我們的馬忽然停住脚步不走了，牠把耳朵筆直地豎起來，眼睛直望着遠方。

遠方，傳來“嗚！嗚！”的吼聲，這聲音打破了早晨草原上的寂靜。烏力吉坦驚異地朝我問：“哎！這是什麼東西在吼叫呀！”那東西又叫了兩聲：“嗚！嗚！”接着就是“呼！呼！呼！”有節拍的吐氣的聲音。這聲音好像在問：“草原上的人們，你們好啊！”。我想起不久前老師給我們講的故事，我又驚又喜地向烏力吉坦大聲喊叫：“這就是毛主席派來的火龍（火車）啊！它第一次來訪問草原上的人們。”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在馬屁股上連加幾鞭，像飛一樣地朝新築起的站房騎去。

火龍停住了，站房旁的木棚外，已站滿了花花綠綠的人們，人們都向那白煙繚繞的火龍揮動頭巾，呼喊著：“滿達都蓋，滿達都蓋（萬歲）。”

我們下了馬，把馬頭扭向我們的蒙古包，拍拍牠們的脖子，讓牠們更快地回去。我們便用最大的勁擠進歡騰的人羣裏。烏力吉坦手舞足蹈地說：“你看，那麼多的軋輾，咦，還有玻璃窗呢。嘿，管子裏還冒着氣呢……”我想著：牛會蹦，馬會跑，這不為奇，但這鐵傢伙既沒有骨頭又沒有肉，為啥也會跑？

這時候，烏力吉坦拉了我一下，我回頭一看，看見我爺爺也來了。爺爺眯著皺紋環鎖的眼睛，翹起雪白的鬍子，好像說著：“草原和北京到底連住了！”

突然，火龍又尖叫了一聲，歡騰的人羣都肅靜了。“呼！呼！呼！”火龍又開動了。火龍在“滿達都蓋！滿達都蓋！”的歡呼聲中，漸漸離開了站房。

火龍，天天給家鄉帶來了幸福，它從東北運來水車、打草機等農業工具，從各地運來美麗的布匹、綢緞，還載來白衣姑娘來醫治草原上流行着的各種疾病。火龍還把家鄉的牛羊、馬匹、皮毛、肉類運到祖國各地去。我和烏力吉坦每天去迎接火龍，當我們看到坐着火龍的旅客的笑臉的時候，多麼想坐坐火龍啊！

理想終於實現了。去年八月五日早晨，奶奶、爺爺，還有烏力吉坦的媽，把我們扶進了火龍上的一個車廂。我們幾個同學拿着畢業證書到呼和浩特考中學去。

火龍慢慢離開了錫林郭勒盟的車站，車站和車站上送行的人都看不見了，我們才走進車廂裏去找座位坐。我有點拘束，心咚咚地跳。烏力吉坦高興得好像連自己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了，一會兒摸摸這，一會兒摸摸那，一會兒又伏在窗上向外望望。一位穿藍制服帶白手套的叔叔走到我們跟前，用生硬的蒙語說：“小朋友，在哪裏下車啊！”“呼和浩特！”烏力吉坦趕緊回答。那位叔叔繼續親切地問這問那，問得我有點不自然起來。後來他又問烏力吉坦：“你長大了幹什麼？”烏力吉坦從窗上望望那被火龍驚散了的牛羊羣，肯定地說：“我要做一個獸醫，叫草原上的牛羊根絕病瘼！”他眼睛閃着光，頭慢慢低下來。那位叔叔笑着問我：“你呢？”我說：“我，我要……我要做一個火車司機，把火車開到北京去！我要把爺爺那美妙的馬頭琴聲，姐姐幸福的歌聲帶給毛主席聽聽，還要把奶奶親手釀成的馬奶酒敬給毛主席，那時我就高呼‘乾杯！願你萬壽無疆！’”我們正談得熱鬧的時候，播音器送來了嘹亮的“東方紅”，我們隨着唱起來了，那位叔叔也點點頭給我們打着拍子。

我們的火龍在歡樂的歌聲中，在碧綠的無邊無際的草原上馳騁着……

少艾(男 十六歲)